

羅謙甫先生

羅天益字謙甫。真定人。潛心於醫。而自恨所業未精。會東垣晚年。欲道傳後世。而艱其人。其友周都運以謙甫對。他日。周偕往拜之。東垣一見曰。汝來學。覓錢行醫乎。學傳道醫人乎。謙甫曰。亦傳道耳。遂就學。居門下十餘年。盡得其妙。東垣臨終。取平日所著書。檢勘卷帙。以類相從。列於几前。囑謙甫曰。此書付汝。非為李明之。羅謙甫益為天下後世。慎勿湮沒。推而行之。東垣死三十年。羅祠而享之。如平生。謙甫著有衛生寶鑑藥象論。而試效方。則謙甫為東垣輯之者也。東垣嘗謂謙甫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均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方多下濕。而其病則經之所謂水清濕。而濕從下受者也。孫真人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是。則經所謂飲發於中。跗踵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氏之施於南也。子為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謙甫承命。凡三脫稿。而東垣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內經類編。見劉因內經類編序。

羅 謙 甫 醫 案 目 錄

傷寒	一
大頭瘟	五
溼	六
消渴	九
霍亂	二〇
泄瀉	二二
傷食	二三
瘧疾	四
瘡痢	五
疝	六
虛損	一六

發熱	一八
血證	一九
喘脹	二
鬼疔	三
頭痛	三
淋	三
心脾痛	三
面病	三七
目疾	元
咽喉	三
黃疸	三

羅謙甫醫案

武進徐衡之編纂
嘉定姚若琴

嘉善俞震東扶評注

嘉定張壽頤山雷平議

傷寒

齊大兄因感寒邪。頭項強。身體痛。自用酒服靈砂丹四五粒。遂大汗出。汗後身輕。至夜前病復發。以前藥復汗。其病不愈。復以通聖散發汗。病添。身體沉重。足脛冷而惡寒。是日方命醫。醫者不究前治。又以五積散汗之。翌日身重如石。不能反側。足脛如冰。冷及腰背。頭汗如貫珠。出而不流。心胸躁熱。煩亂不安。喜飲西瓜梨柿冰水之物。常置左右。病至於此。命診之。六脈如蛛絲。微微欲絕。乃以決死之。主家曰。得汗多矣。焉能有害。曰。夫寒邪中人者。陽氣不足之所致也。而感有輕重。治之豈可失其宜哉。仲景曰。陰盛陽虛。汗之

則愈。汗者助陽退陰之意也。且寒邪不能自汗。必待陽氣泄。乃能出也。今以時月論之。夏宜汗。然亦以太過爲戒。况冬三月閉藏之時。無擾乎陽。無泄皮膚。使氣亟奪。爲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少陰不藏。此冬氣之應也。凡有觸冒。宜微汗之。以平爲期。邪退乃已。急當衣煖衣。居密室。服實表補衛氣之劑。雖有寒邪。勿能爲害。此從權之治也。今非其時而發其汗。乃謂之逆。仲景有云。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今本傷而并汗。汗而復傷。傷而復汗。汗出數四。使氣亟奪。衛氣無守。陽泄於外。陰乘於內。故經云。獨陽不生。獨陰不長。不死何待。雖虛扁不能治也。是夜將半。項強身體不仁。手足搐急。爪甲青而死矣。金匱要略云。不汗而妄汗之。奪其津液。枯槁而死。今當汗之證。一過中亦絕其命。况不當汗而強汗者乎。

平議。此亦過汗陽亡之證。煩躁喜冷。亦是假熱。症固可危。然急投熱藥冷服之法。或尙可希冀什一。此古人朴實。不諳活變。似未免拘執不化。但据案中引冬三月閉藏一段。則此病必在冬時。而謂喜食西

瓜、梨、柿、非時之物。恐是言之太甚。夫盡事實。羅案多嫌繁重。頗少精警。而是案說理。猶爲切當。是可存也。

靜江府提刑李君長子。年十九歲。至元壬午四月間。病傷寒九日。醫作陰證治之。與附子理中丸數服。其證增劇。更醫作陽證。議論差互。不敢服藥。決疑於羅。坐有數人。羅不欲直言其證。但細爲分解。使自度之。凡陽證者。身須大熱。而手足不厥。臥則坦然。起則有力。不惡寒。反惡熱。不嘔。不瀉。渴而飲水。煩躁不得臥。能食而多語。其脈浮大而數者。陽證也。凡陰證者。身不熱。而手足厥冷。惡寒。踈臥。而向壁臥。惡聞人聲。或自引衣蓋覆。不煩渴。不欲食。小便自利。大便反快。其脈沉細而微遲者。皆陰證也。今診其脈。沈數得六七至。夜叫呼不絕。全不得睡。又喜飲冰水。陽證悉具。且三日不見大便。宜急下之。乃以酒煨大黃六錢。炙甘草二錢。芒硝五錢。煎服。至夕下數行。去燥糞二十餘塊。是夜汗大出。次日身涼脈靜矣。

平議陰證陽證之辨。娓娓可聽。須知此證屬陽。尙非難識。其或誤認爲陰者。殆以脈沈之故。然既服附理中而益劇。則眞臟已壞。夫復何疑。其脈之所以沈者。正是熱結在裏之明徵。又安得呆讀沈脈屬陰四字。

南省參議官常德甫。至元甲戌三月間。赴大都路。感傷寒證。邀羅治之。兩手脈皆沉數。外證却身涼。四肢厥逆。發癍微紫。見於皮膚。唇及齒齦破裂。無色。咽乾聲啞。默默欲眠。目不能閉。反側不安。大便閉結。此證乃熱深厥亦深。變成狐惑。其證最急。詢之從者。曰自初病。感冒至今。服發汗藥。汗出極多。漸至於此。羅曰。平昔膏粱。積熱於內。已燥。津液又兼發汗過多。津液重竭。因轉屬陽明。故大便難也。急以大承氣下之。得更衣。再用黃連解毒湯。病減大半。復與黃連犀角湯。數日而愈。

總帥相公。年近七旬。南征過揚州。俘虜萬餘口。內選美色室女近筭者四。置於左右。予曰。新虜之人。其驚憂之氣。畜於內。加以飲食失節。多致疾病。

近之則邪氣傳染爲害最大。况年高氣弱。尤宜慎也。總帥不聽。至臘月班師。大雪。新虜人凍餒。皆病頭疼咳嗽。自利腹痛。多致死亡。正月至汴。相公因赴賀宴。痛飲數次。遂病。脈沉細而弦。三四動一止。現證與新虜人病無異。三日而卒。內經云。乘年之虛。遇月之空。失時之和。因而感邪。其氣至骨。可不畏哉。

大頭瘟

中書右丞姚公茂。六旬有七。宿有時毒。至元戊辰春。因酒再發。頭面皆腫而痛。耳前後腫尤甚。胸中煩悶。咽噤不利。身半以下皆寒。足脛尤甚。由是以床接火炕。身半以上臥於床。身半以下臥於炕。飲食減少。精神困倦而體弱。命羅治之。診得脈浮數。按之弦細。上熱下寒明矣。內經云。熱勝則腫。又云。春氣者。病在頭。難經云。畜則腫。熱砭射之也。遂於腫上約五十餘刺。其血紫黑如露珠之狀。頃時腫痛消散。又於氣海中。大艾炷灸百壯。以助下焦陽虛。退其陰寒。次於三里二穴。灸三七壯。治足胫冷。亦引導熱氣下行故也。復處

一方名曰既濟解毒湯。芩、連、苦、寒。酒製炒爲因。瀉其上熱。以爲君。桔梗、甘草、甘溫上升。佐諸苦藥以治熱。柴胡升麻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發散上熱。以爲臣。連翹苦辛平。以散結消腫。當歸辛溫。和血止痛。酒煨大黃苦寒。引苦性上行。至巔驅熱而下。以爲使。投劑之後。腫消痛減。大便利。再服減大黃。不旬日良愈。

溼

中山王知府次子薛里。年十三歲。六月暴雨。池水泛溢。因而戲水。衣服盡濕。其母責之。至晚覺精神昏憤。怠惰嗜臥。次日病頭痛身熱。腿脚沉重。一醫用發散藥。閉戶覆衾。以致苦熱不禁。遂發狂言。欲去其衾而不得去。是夜汗至四更。溼透其衾。明日尋衣撮空。又以承氣湯下之。後語言漸不出。四肢不能收持。有時項強。手足痠癢。搖急而攣。目左視而白睛多。口唇肌肉蠕動。飲食減少。形體頓瘦。延羅謙甫視之。具說前由。蓋傷溼而失於過汗也。夫人

之元氣。起於臍下腎間動氣。周流一身。通行百脈。今盛暑之時。大發其汗。汗多則亡陽。百脈行澀。故三焦之氣不能上榮心肺。心火旺而肺氣焦。况因驚恐內畜。內經曰。恐則氣下。陽主聲。陽既亡而聲不出也。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今發汗過多。氣血俱衰。筋無所養。其病爲痿。則項強手足痠癱。搖急而攣。目通於肝。肝者筋之合也。筋既燥而無潤。故目左視而白睛多。肌肉者脾也。脾熱則肌肉蠕動。故唇蠕動。有時而作。經云。肉痿者。得之溼地也。脾熱者。肌肉不仁。發爲肉痿。痿者。痿弱無力。今氣欲竭。熱留於脾。故四肢不用。此傷溼過汗而成壞證。明矣。當治時之熱。益水之源。救其逆。補其上升。生發之氣。內經曰。熱淫所勝。治以甘寒。以酸收之。人參黃芪之甘溫。補其不足之氣。而緩其急。搖故以爲君。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生甘草甘微寒。黃柏苦辛寒。以救腎水而生津液。故以爲臣。當歸辛溫。和血脈。橘皮苦辛。白朮苦甘。炙甘草甘溫。以益脾胃。進飲食。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藥之酸微寒。以收耗。

散之氣而補肺金。故以爲佐。升麻柴胡苦平上升。生發不足之氣。故以爲使。乃從陰引陽之謂也。早晚各投一服。三日後。語聲漸出。少能行步。四肢柔和。食飲漸進。因誌其方曰。人參益氣湯。

震按。古人治溼病案。殊無高論奇方。此條以爲辨證處方之模範。今葉天士佳案甚多。良足私淑。其除氣分之溼。用滑石白蔻杏仁半夏厚朴瓜蒌皮爲主。有熱則加竹葉連翹蘆根等。全取輕清之品。走氣道以除溼。若溼熱甚而舌白日黃。口渴溺赤。用桂枝木猪苓澤瀉滑石茯苓皮寒水石生白朮茵陳。此從桂苓甘露飲加減。溼熱作痞。神識如蒙。用人參苓連枳實生乾薑生白芍。此從瀉心湯加減。若脘中阻痛。大便不爽。用豆豉枳實川連薑汁苓半。熱輕則去川連。加鬱金橘紅苡仁杏仁。此溼傷氣痺。治法熱甚則用川連生朮厚朴橘白淡生薑渣酒煨大黃水法丸服。此治氣阻不爽。治腑宜通法。溼傷脾陽腹膨。用五苓散二朮膏。溼熱橫瀆脈脹腹滿。用小溫中丸。以及脫痞便溏之用苓桂朮甘湯。吞酸形寒之用苓薑朮桂湯。雖皆古人成法。而信乎拈來無不脗合。溼溫身熱神昏。用犀角元參連翹心石菖蒲銀花野赤豆皮煎送。至寶丹乃清熱通竅芳香逐穢法。更奇者溼溫之頭脹耳聾。呃忒鼻衄。舌色帶白。

咽喉欲閉、謂邪阻上竅。空虛之所、非苦寒直入胃中可治。而用連翹、牛蒡、銀花、馬勃、射干、金汁。此俗人夢想不到者也。不食不寐、腹痛便壅、脈遲小澹、謂由平素嗜酒少穀、溼結傷陽、寒濁陰鳩聚爲痛。而用炒黑、生附子、炒黑、川椒、生淡、乾薑、葱白、調入猪胆汁。此加味白通湯。亦神奇不可思議者也。更有嗜酒人、胸滿不飢、三焦皆閉、二便不通、用半硫丸。又有病中啖厚味者、腸胃滯雖下、而留溼未解、肝門墜痛、胃不喜食、舌上白腐、用平胃散去甘草加入參、炮薑、炒黑、生附。此二條不因酒肉認作溼熱、竟以苦辛溫藥通陽、却溼尤覺高超。至如陽傷痿弱、有溼麻痺、雖痔血而用薑、附、茯苓、生朮。舌白身痛、足跗浮腫、太谿穴水流如注、謂溼邪伏於足少陰、而用鹿茸、淡附子、草果、茯苓、菟絲、以溫蒸陽氣。均非淺識所能步武。溼久脾陽消乏、腎真亦憊。中年未育子、用茯苓、蒼朮、韭子、大茴、鹿茸、附子、胡盧、補骨、赤石脂。做安腎丸法。治病調元、化爲合璧、益有觀止之嘆。

消渴

順德安撫張耘夫、年四十五歲、病消渴、舌上赤裂、飲水無度、小便數多、東垣先師以生津甘露飲子治之、旬日良愈。古人云消渴多傳瘡瘍、以成不

救之疾。今效後不傳瘡瘍。享年七十五歲而終。其論曰。消之爲病。燥熱之氣勝也。內經云。熱淫所勝。治以甘苦。以甘瀉之熱。則傷氣。氣傷則無潤。折熱補氣。非甘寒之劑不能。故以人參石膏炙甘草生甘草之甘。寒爲君。啓元子云。滋水之源。以鎮陽光。故以知柏黃連梔子之苦寒。瀉熱補水。爲臣。以當歸麥冬杏仁全蝎連翹白芷白葵蘭香甘辛寒和血潤燥。爲佐。以升柴之苦平。行陽明少陽二經。白豆蔻華澄茄木香藿香反佐。以取之。重用桔梗爲舟楫。使浮而不下也。爲末。每服二錢。抄在掌內。以舌舐之。此製治之緩也。

震按。古今治消渴諸方。不過以寒折熱。惟苦與甘略不同耳。要皆徑直無甚深義。獨此方委蛇曲折。耐人尋味。

霍亂

一人年近八十。六月中暑霍亂。吐瀉昏冒。終日不省人事。時夜半。請羅治。脈七八至。洪大有力。頭熱如火。足冷如冰。半身不遂。牙關緊急。蓋年高氣

弱。當暑氣極盛。陽明得令之際。中暑明矣。用桂苓甘露飲。甘辛大寒。瀉熱補氣。加茯苓以分陰陽。約一兩。水調灌之。漸漸省事。三日後。諸證悉去。換人參補中湯。以意增減。十日後平復。

蒙古百戶昔良海。於戊午春。攻襄陽回。住夏曹州界。因食酒肉。多飲潼乳。得霍亂吐瀉。證從朝至午。精神昏憤。已困急。來告。羅視之。脈皆浮數。按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卽以新汲水。調桂苓白朮散。徐徐服之。稍得安靜。又於牆陰掘地約二尺許。貯新水在內。攪動。待一時。澄定。用清者一盃。再調服之。吐瀉漸止。至夜安臥。翌日微煩渴。遂煎錢氏白朮散。時時服。良愈。或問用地漿者。何也。曰。坤屬土。土平曰靜。順感至陰之氣。又於牆陰貯新汲水。以收重陰之氣。陰中之陰。能瀉諸陽中之陽。霍亂由暑熱內傷所得。故用地漿而愈。

震按。此案重在所傷之物已出。故其用藥全不以多食酒肉。過飲潼乳爲治也。

泄瀉

羅謙甫隨征南副元帥大貳木兒駐揚州時年六十八仲冬病自利完穀不化。臍腹冷疼。足跖寒以手搔之。不知痛癢。燒石以溫之。亦不得暖。羅診之。脈沉細而微。乃曰。年高氣弱。深入敵境。軍事煩冗。朝暮形寒。飲食失節。多飲乳酪。履於卑溼。陽不能外固。由是清溼襲虛。病起於下。故飭寒而逆。內經云。感於寒而受病。微則爲咳。盛則爲瀉。爲痛。此寒溼相合而爲病也。法當急退寒溼之邪。峻補其陽。非灸不能已其病。先以大艾炷於氣海。灸百壯。補下焦陽虛。次灸三里。二穴各三七壯。治形寒而逆。且接引陽氣下行。又灸三陰交。二穴以散足受寒溼之邪。遂處方云。寒溼所勝。治以辛熱。溼淫於外。治以苦熱。以苦發之。以附子大辛熱。助陽退陰。溫經散寒。故以爲君。乾薑官桂大熱辛甘。亦除寒溼。白朮半夏苦辛溫而燥脾溼。故以爲臣。人參草豆蔻炙甘草甘辛大溫。溫中益氣。生薑大辛溫。能散清溼之邪。葱白辛溫。以通上焦陽。

氣。故以爲佐。又云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故作大劑服之。不數服。瀉止痛減。足斷漸溫。調其飲食。逾十日平復。明年秋過襄陽。值霖雨旬餘。前證復作。依前灸。添陽輔。各灸三七壯。再以前藥投之。數服良愈。方名加減白通湯。

震按。用苦甘辛溫熱燥藥。乃治瀉正法。而輔以灸法尤妙。

傷 食

博兒赤馬刺。因獵得兔。以火炙食過多。抵暮困倦。渴飲潼乳斗餘。是夜腹脹如鼓。疼痛悶亂。吐瀉不得。躁擾欲死。其脈氣口大二倍於人迎。右關尤有力。蓋炙肉乾燥。多食以致發渴。暢飲潼乳。肉得溼而脹。滂腸胃俱填塞。無更虛更實。傳化之理。內經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今因飲食太過。使陰氣躁亂。神不能藏。死在旦夕矣。若非峻急之劑。豈能斬關奪門。遂以備急丸十粒分二次服。又與無憂散五錢。須臾大吐。大下。約

去二斗餘，腹中漸空快。次日以粥飲調理而愈。

瘧疾

書史高士謙，年踰四十，至元戊寅七月間，因官事出外勞役，又因過飲。午後大發熱而渴，冰水不能解，早晨稍輕減，服藥不效。羅診其脈弦數，金匱要略云：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內經云：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肌肉，故名曰瘧瘧。士謙遠行勞役，又暑氣有傷，酒熱相搏，午後時助，故大熱而渴。如在甌中，先以柴胡飲子下之，後以白虎加梔子湯，數服而愈。

震按：此係夏秋新得之瘧，乃實證也。又係瘧瘧，故用寒下之法。然其證易識易治。